

滹南遺老集
附集續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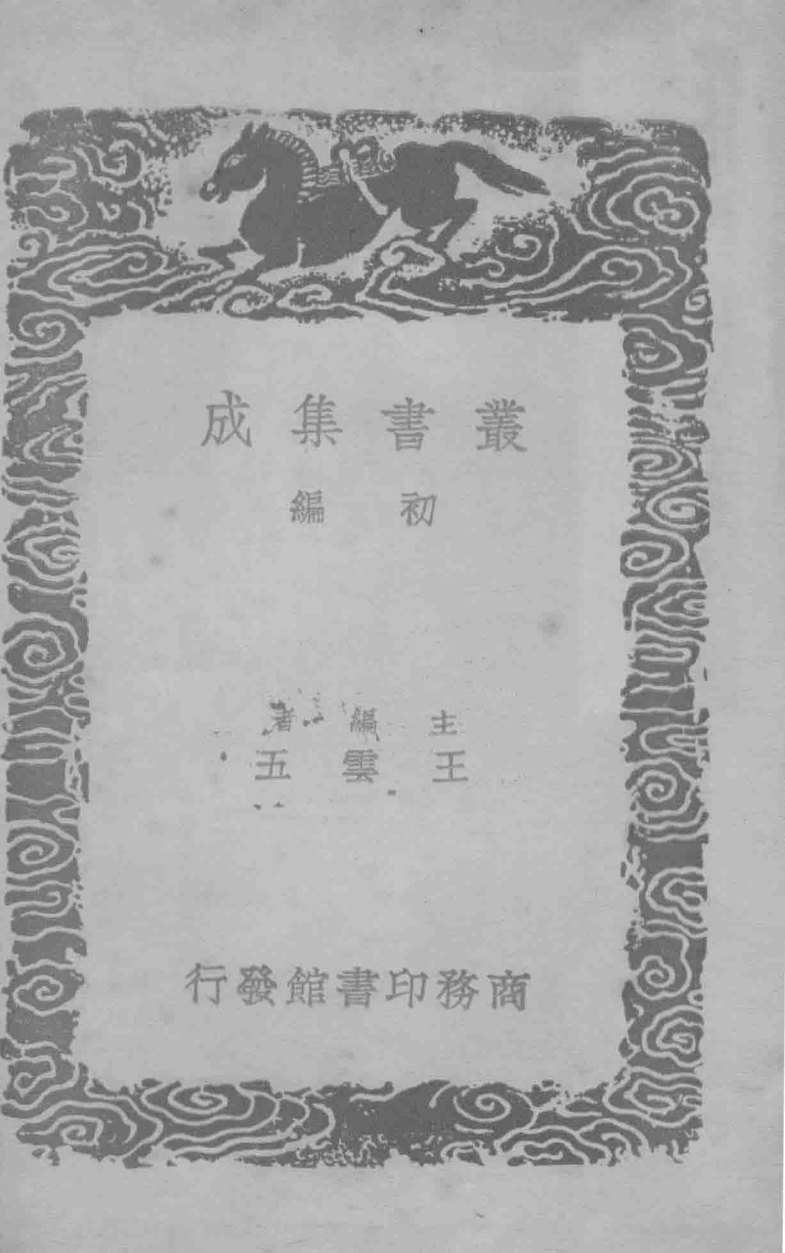


溆南遺老集

附續詩集

(三)

王若虛著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 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淳南遺老集卷二十四

新唐書辨下

張籍傳載韓愈答籍論佛老書甚無謂。特以無事可錄。姑填塞云耳。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。亦不必也。磨碑事舊史載於韓愈傳。而新史附於元濟傳。不若舊史爲當。

魚朝恩嘗講易覆餗之義。以譏元載。時蓋釋奠於國子監也。新史但云會釋菜。朝恩又嘗邀郭子儀同游章敬寺。而新書但云約修具。裴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。朝士有相過從者。金吾輒伺察以聞。而新書但云尙苛伺。無乃太簡乎。太宗怒宇文士及曰。魏徵常勸我遠倅人。意疑是汝。今果然。通鑑所記如此。新史無意疑是汝字。則義不完矣。

邢君牙傳云其屈己好士類此。盧承慶云其能著人善類此。古人或言皆此類。或言類如此。今云類此。則義不足矣。吳湊言宮市事曰。宜科中官高年謹信者。平賈和售。以息衆譴。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。平售字殊不安。只作平市字可也。

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。正以文之則失真。是以甯存而不去。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。此其所以多戾也。

明皇雜錄記李林甫驕二相事。以爲抑揚自得而已。子京改爲軒驚無少讓。此固無害。而益以喜津津出。

眉宇間之語。舊史稱裴度狀貌。但云不逾中人。而子京又加以退然兩字。此復何從而得哉。蓋亦想像而言之耳。舊史云。孔戣嘗論李涉交結狀。侍臣側目。人爲危之。戣高步公卿間。以方嚴見憚。新史云。戣自以適所志。軒軒甚得。杜暹傳云。能以公清勤約自將。臺臺爲之。凡狀貌之辭。非親見者不可道。子京史官追記傳聞之事。而每喜此等。或云談王伯袞。袞不壓。或云其議論纏纏可聽。或云介介自修。稜稜有風岸。侃侃不干虛譽。介介不至顯官。皆過也。

舊史云。郭弘霸死時。洛陽橋壞。行李弊之。至是功畢。則天嘗問羣臣曰。比在外有何好事。舍人張元一對曰。百姓喜洛陽橋成。幸郭弘霸死。此卽好事。新史改云。外有佳事耶。此一耶字便別卻本意。蓋本是無故而問。今卻似疑而審之也。

通鑑云。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。自搖肩攘臂以助其勢。新書改爲盱衡攘臂助其決。舊史云。楊思勳得俘囚。多生剝其面。或髻髮際。擗去頭皮。新史改爲剝面髻腦。髻髮皮以示人。便不分明。

人皆言利病。而子京每云病利。人皆言可否。而子京或云否可。雖義理無異。而讀之不明矣。此等猶求異於人。不已甚乎。

蕭鈞爲諫議大夫。盧文操盜庫財。高宗以其職主幹。當自盜罪死。鈞曰。囚罪誠死。然恐天下聞。謂陛下重貨輕法。任喜怒殺人。詔原死。予謂罪死罪誠死。俱道不過。須加當字。乃可耳。

柳仲郢有父風矩。牛僧孺嘆曰。非積習名教。安及此邪。安字下不得。劉允濟曰。史官善惡必書。使驕主賊。

臣懼此權顧輕哉。顧字下不得。德宗謂自良曰：卿於進退甯不有禮。蕭俛贊曰：俛議銷兵，甯不野哉。甯字下不得。蕭復以擅發京畿觀察使儲粟削階停職，或弔之。復曰：苟利於人，胡責之辭。胡字下不得。

李栖筠傳云：關中舊仰鄭、白二渠溉田，而豪戚壅上游，取磴利，奪農用十七。栖筠請皆徹毀，歲得租二百萬。民賴其入，白居易爲杭州刺史，浚李泌六井，民賴其汲。曷若只云賴其利也。蘇弁傳曰：平賦緩役，略煩苛人，賴其寬。寬字尤贅。

陸贄傳云：始帝倉卒變故，每自剋責。贄曰：陛下引咎堯舜意也。然致寇者乃羣臣，罪意指盧杞等。帝護杞，因曰：卿不忍歸過朕，有是言哉。哉字當作乎。始帝倉卒變故，亦不成語也。

令狐德棻傳：高宗常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問何修而王，何爲而霸。二者孰先。德棻對曰：如欲用之，王道爲最，而行之爲難。高宗曰：今之所行，何政爲要。此本分語也。新史云：帝問曰：何修而王，若而霸，又當孰先。對曰：若用之，王爲先，而莫難。帝曰：今茲何爲而要。語意不足矣。太宗戒尉遲敬德曰：國家大事，惟賞與罰，非分之恩，不可數行。勉自修飾，無貽後悔。此本分語也。新史云：悔可及乎。語意皆非是。蕭復嘗言事，德宗曰：陛下臨御之初，聖德光被，自用楊炎、盧杞，悞瀆皇猷，以致今日。此本分語也。新史云：陛下厥初清明，自楊炎、盧杞放命穢盛德，播越及茲，殆不可讀。

袁高爲給事中，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。高當草詔，見宰相盧翰，劉從一曰：杞當國，矯誣陰賊，斥忠誼，傲明德，反易天常，使宗祏失守，天下疣瘡，才示貶黜，今還授大州，天下其謂何。古人言天下傷殘，或曰瘡。

瘻。或曰瘡。皆。可。今言疣。瘡。乃贅耳。豈可與瘡類哉。又奏曰。杞罪萬誅。陛下止貶新州。俄又內移。今復拜刺史。誠失天下望。帝曰。杞不逮是朕之過。答曰。杞天資詭險。非不逮。彼固所餘。古人但言當萬死。萬誅字未見其例。恐是子京所改。不逮所餘。何等昏昧語也。

王琚傳云。自備於揚州富商家。識非庸人。以女嫁之。識字上當有其家其主等字。又云。太子在潞州。銅鞮令張暉性豪殖。喜賓客。弋獵事。厚奉太子。數集其家。亦當重言太子。或去厚奉字可也。豪殖二字。亦一處不得。又云。琚性豪侈。其處方面。去故就新。受饋遺至數百萬。去故就新之意。昏不可曉。豈謂車服器皿之類邪。中間云侍衛呵止。計將安便。公主謀益甚。語皆不成。視日薄乃得出。賜賚接足。義皆不安也。林蘊傳云。蘊辦給。嘗有姓崔者。矜氏族。蘊折之曰。崔杼弑齊君。林放問禮之本。優劣何如耶。其人俯首不能對。前史中固有載口辨嘲謔者。至如此語。亦何足錄哉。

李密等贊云。煬帝失德。天醜其爲。吉溫傳云。李林甫才其爲。朱桃椎傳云。人莫測其爲。溫庭筠傳云。執政鄙其爲。馮河清傳云。衆義其爲。崔遠傳云。世慕其爲。此類甚多。古人言所爲有爲。則有之矣。單爲字未嘗道也。

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。輒用輩字。或曰時無輩者。或曰未有輩者。或曰古未有輩。或曰殆无其輩。至魏徵諫太宗。亦云陛下欲遠輩。唐虞此若非好語。而子京每喜用之。何其僻也。

韓充傳云。乘機決策無餘悔。世推善將。餘悔善將字。皆道不過。

何易于爲益昌令。刺史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。索民挽綽。易于身引舟。曰：方春百姓耕且蠶。惟令不事。可任其勞。挽綽耕且蠶。皆非史體。不事亦不成語也。

崔日用嘗謂人曰：吾平生所事。皆適時制變。不專始謀。所事字道不得。

李勤姊病。勤親爲煑粥。火燎其鬚。其姊止之。勤曰：姊老。勤亦老。雖欲久爲姊煑粥。其可得乎。新史改之曰：雖欲數進粥。尙幾何。殊不如舊史。只一進字。亦別卻本意。

天后時。宰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。助軍興。王求禮奏曰：天子富有四海。何待九品俸。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。用乎。后曰：止。此句道不過。

鄭權傳云：識詣魁然。以魁字狀識詣。固已過矣。而盧景亮傳云：志義峯然。又有稱造詣嶄遠者。豈不益甚哉。

周昔光傳云：代宗命趙縱書帛。內密丸。召郭子儀。姜公輔傳云：朱滔以蜜裹書。邀朱泚。劉季述傳云：割帶內蜜丸。告孫德昭。此本蠟書耳。蜜字何義也。

張薦救顏真卿疏云：去正月中云云。權德輿貞元十九年上陳闕政曰：去十四年云云。按古今言去年去歲者。前一年耳。子京此語。未見其例也。

李百藥傳云：轉側寇亂中。數被僞署。危得不死。張玄素傳云：切諫太子承乾。承乾夜遣戶奴狙擊。危脫死。安祿山傳云：賊將類慄。勇無遠謀。日縱酒嗜聲色財利。車駕危得入蜀。終無進躡之患。按前史有曰：危得

之危殺之者。危猶參差幾及之意。俗言則險也。子京殊不悟此。乃顛倒用之。何其悖也。張玄素諫太宗修洛陽宮。魏徵名勁挺。聞之嘆曰。張公論事。有回天之力。予謂魏徵之直。世所共聞。不必云名勁挺也。

劉仁軌爲陳倉尉。有折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。自恃高班。慢罵仁軌。仁軌杖殺之。太宗怒。命逮至長安面詰之。仁軌曰。甯對百姓辱臣如此。臣實忿而殺之。上悅。擢爲櫟陽丞。此通鑑所載。新史但言甯豪縱犯法。縣莫敢屈。仁軌約不再犯。甯暴橫自如。而無慢罵事。若止於豪暴。何足爲辱乎。又以櫟陽爲咸陽。不知是。否。

裴子餘舉明經。累補鄠縣尉。時同列李朝隱。程行誼。皆以文法著稱。子餘獨以詞學知名。或問陳崇業曰。子餘與朝隱。行誼。優劣。崇業曰。譬如春蘭秋菊。俱不可廢也。新史改云。蘭菊異芬。胡可廢者。不如舊語多矣。且異芬字。何從得之哉。

成汭攻夔州。軍人韓楚言嘗諄辱汭。汭恥之曰。有如禽賊。當支解以逞。及夔州不守。楚言妻李語夫曰。君嘗辱軍。且支解。不如前死。楚言不決。李礪刀席下方共食。復語之。夫曰。未可知。李取刀斷其首。并殺三子。乃自剄。二夫字止當作楚言。

則天傳云。操奩具坐重幃而國。今移何必操奩具字。

后妃傳贊云。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。武持久。韋亟滅。何哉。議者謂否。否字不安。

張九齡傳云。德宗賢其風烈。賢字不安。

劉子玄傳云。年十二。父授古文尙書。業不進。父怒。楚督之。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。冒往聽之。退輒辨析所疑。歎曰。書如是。兒何怠。予始讀之不能曉。及見史通自敘。則云初奉庭訓。早遊文學。年在紈綺。便愛古文尙書。每苦其辭艱瑣。難爲諷讀。雖屢逢捶撻。而其業不成。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。每廢書而聽。逮講畢。卽爲諸兄說之。因歎曰。若使書皆如此。吾不復怠。然後了然。而覺子京疏略之病爲可惡也。韋述傳云。入元行沖室觀書。不知寢食。言忘則可。不知則過矣。

王忠嗣傳。上與論兵。應對盪起。應對下不宜言盪起二字。張說傳云。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。粉澤典章。成一王法。此譽之太過。兼不是史氏敘事語。

張說首倡封禪議。此諂諛之事。非正人所宜爲。而傳贊褒稱。以爲文物之盛。豈良史體哉。

李泌傳云。常持黃老鬼神之說。爲時人所譏切。譏切固有成言矣。而其贊復云。議者切而不與。一切字兼得譏字否。褚遂良一代正人。其譖劉洎事。初不甚明。但洎嘗訴之云爾。胡致堂疑李義府所教。理或然也。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。故遂良誣奏洎。引馬周爲左。而遂良執不已。帝惑之。遂賜死。洎之贊曰。爲媚忌所乘。卒陷罪誅。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爲疵病。至崔仁師傳又云。被遇尤渥。褚遂良忌之。何待褚公之淺也。李光顏傳云。其師勁悍。常爲諸軍鋒。鋒字不安。

渾瑊射賊將李立節。貫其左肩。死之。凡書死節。則曰死之。古今成言也。死致人而曰死之。無此例也。

盧奕懷慎少子也。拜御史中丞。自懷慎免。及奕三居其官。清節似之。似之道不得。

盧杞傳云。父奕見忠義傳。杞不恥惡衣菲食。人未悟其不情。咸謂有祖風節。祖懷慎也。傳首但言其父而不見其祖。讀者何以知之。

陳少游傳云。或欲對衆切問以屈之。少游據引淹該。問窮而對有餘。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。無問則無對。今日問窮而對有餘何邪。

韋景駿爲貴鄉令。有母子相訟者。景駿曰。令少不天。嘗自痛。爾幸有親而忘孝邪。按左傳。鄭伯曰。孤不天。曰。我寔不天。凡言不天者。不爲天所祐耳。非專指親喪也。後人往往誤用。

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。鎖其門。鎔鐵錮之。此甚明白。而子京乃云。液金以完錮。若無舊文。何可曉耶。且錮者取其牢耳。豈謂闕而完之乎。詭異如此。宜其有札闔洪庥之戲也。

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。以易舊文。裴松之譏彈甚當。凡人文體。固不必拘。至於記錄他人之言。豈可過加潤色。而失其本真。子京唐書雖詔敕章疏。類皆變亂以從己意。至於詩句諺語。古今成言。亦或芟改。不已甚乎。

溥南遺老集卷二十五

君事實辨上

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。因拊其背云。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。豈汝耶。應劭曰。高祖有聰略。反相徑可知。至於東南有亂。克期五十。占者所知也。斯言良是。然謂其能知反相。亦恐未必然。蓋因占者而意之耳。列子所謂疑鄰人之竊。鉄者也。不然。英、彭、陳豨之徒。何爲無所見耶。

李德裕云。漢高祖嬖戚姬。愛如意。思其久安。至於悲歌不樂。豈不知除去呂后。必無後禍。實以惠帝闇弱。不能自攬權綱。其將相皆平生故人。俱起豐沛。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。所以存之。爲社稷計也。老蘇、小宋皆襲此論。嗚呼。使呂后當殺。雖爲惠帝不得不殺。如其不然。亦何名而殺之。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。有功而無罪。奈何以戚姬。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。妒忌婦人之常。況呂氏之悍乎。而且以妾偪妻。以庶子而易長嫡。高祖之過也。若又殺后。豈不益甚哉。故甯隱忍而委之。亦可謂能自克者矣。或曰。王諸呂而危劉氏。非后之罪乎。曰。身後之變。高祖安知。就使能知。罪未發而逆誅之。在他人猶不可。而可施於妻子之間乎。爲論不求義理之安。而惟詭異之貴。古人本分之事。而強以權術處之。是故惡夫曲辨之士也。高祖聞韓王信欲與匈奴謀攻漢。漢使人覘匈奴。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。但見老弱及羸畜。使者十輩來。皆言可擊。上使劉敬復往。還報曰。兩國相擊。此宜夸矜見所長。而今徒見羸瘠老弱。此必欲見短。伏奇兵。

以爭利而不可擊也。上怒，械繫敬於廣武。既而果困於平城，及得解，斬先使十輩而封敬爲侯。議者曰：是舉也。高祖實專之，盛氣作色，期于必行，敬之言利害明甚，然不從而械繫焉。彼十使者，非佞則愚，其言可擊，何足深怪，而皆殺之乎？使幸而得志，且復殺敬矣。何高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罪己乎？

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楚，既至，帝方踞牀洗足，召使入見，布大怒，悔來，欲自殺，及出，就舍，帳御，食飲從官如漢。王居，布又大喜，過望，議者以爲始折其氣，而終收其心，此蓋鼓舞英雄之術，以予觀之，帳御之具，素所處也。若夫踞洗而見，則平生常態，殆與見酈生無異，彼其傲慢凌侮，每每如是，人皆知之矣。溺冠騎項，靡所不至，而顧獨謂此爲術乎？使其誠出於是，亦非駕馭之道。吾方須人之力以濟其急，遣使說之，使其背主而滅族，及其至也，乃迎辱之，此何理也？使布乘其悔怒，不就舍而就去，是又生一敵也。豈爲得計哉？王者之於人，接之以禮，而待之以誠，然後可以獲其用。高祖惟其無禮而不誠，此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。而古今以爲美談，何耶？

漢高祖栳羹之語，天地所不容，項伯謂爲天下者不顧家，此姑以寬解羽意耳。然世之議者，幾何不如是非，惟不罪，而或又爲之說理，嗚呼！天下之事，有大於殺父者乎？幸而羽從項伯之諫，使羽當時遂殺之，帝雖成功，將何面目以立於人上哉？

漢高祖初朝太公，如家人父子禮。家令說太公曰：天亡二日，土亡二王，皇帝雖子，人主也。太公雖父，人臣也。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，如此，則威重不行。太公因謂高祖不可以我亂天下法，上心善，家令言於是，下詔

尊太公爲太上皇。荀悅曰：雖天子必有尊也。家令之言過矣。史記索隱表出之。予爲廣其說曰：君臣之義。非所施於家。而父子之分。無時而可變也。所謂土亡二王者。此自以國法論耳。何與乎所生之親。咸上蒙以瞽叟朝舜爲問。孟子斥之以爲齊東野人之語。且曰：孝子之至。莫大乎尊親。尊親之至。莫大乎以天下養。爲天子父。尊之至也。以天下養。養之至也。夫天下適足爲養親之具。則人主之名。豈得而壓父哉。舜旣爲天子。而父瞽叟自若。瞽叟未嘗爲太上皇。而子舜自若。然則君父並立於天下。國自國家。家自家。而不相涉。本無窒礙。尊號之有無。初不足爲輕重也。若曰：父以子貴。子爲天子。而父爲匹夫。情所不安。則可矣。而謂父無尊號。卽爲人臣。而不當受人主之拜。可乎。家令惟知主不可以拜臣。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。晉劉寶云：高祖善家令者。善其發悟己心。因得尊崇父號。非善其令父敬己。未必然也。彼誠欲發悟上心。何不直以其意告之。而云：威重不行耶。自鄙人所見。止於如是耳。其詔曰：人之至親。莫親於父子。故父有天下。傳歸於子。子有天下。尊歸於父。此人道之極也。其言是矣。至謂平暴亂。安天下。皆太公之教訓。則又非也。使太公無教訓之功。遂不可尊崇乎。蓋帝於天理本明。而家令蔽之。故雖加尊崇。而卒入於不善也。末流至於後世。遂專以家事爲私。動持以義掩恩之說。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覲。唐時至有父母拜王妃。舅姑拜公主之令。而恬不知怪。又其甚者。故借親屬以明恣。而市不徇之名。雖誅夷骨肉。不以爲慊。或反有德色。天理人道。滅絕無餘。曾禽獸之不若。皆家令之遺意也。

高祖以韓釜之故。怨其嫂。及卽位。封諸親屬。而嫂之子獨不得。太上皇以爲言。帝曰：某非忘封之也。爲其

母不長者耳。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。君子曰：漢祖，小人也。以一飯之故而蓄怨不忘，以及其子。太公有言：猶以醜名加之。羹頡是何稱號哉？殆不若不封之愈也。而嫂不長者，已尙得爲長者乎？

高祖疑張敖反，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。帝曰：使張敖據天下，豈少而女乎？是呂氏猶知有人情親屬之義，而帝直以寇盜視之，由己之貪得無恩，捐骨肉而不難，故量人如此耳。

丁謂嘗言漢祖非英雄，至目爲田舍翁。雖似太過，亦頗快人。近代諸儒以道學相高，尙論古人，毫釐必計。如漢祖者，何足多道，而每稱其天資不可及。張南軒直云：使其知學，則湯武之賢亦不難到。愚之惑滋甚矣。

張安道題漢祖廟云：縱酒疎狂不治生，中陽有土不歸耕。偶因世亂成功業，更向翁前與仲爭。此雖詩人一時之言，實中其病。方帝始亡賴時，豈誠有取天下之計，而可必其成功者乎？顧乃對衆矜銜，以愧其父兄，甚矣自欺而不知禮也。

漢祖之平生可考而知也。委太公於俎机，而無營救意；棄孝惠、魯元於道路，而無顧惜心；飾亡賴之非，則誇示其兄，懷轅釜之隙，則怒及其姪。嬖寵如意而幾使冢嫡廢，踞罵張敖而不以子壻畜。韓信元勳，本無異志，而數施譎詐，畏偪而不終。蕭何素契，足諒雅懷，而未免猜嫌。至械繫而後已，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逐之，季布、雍齒以舊嘗窘己而幾殺之。其行事如此，而議者猶謂寬仁大度，誠信使人，吾不知其說也。

漢文帝卻千里馬，而光武以之駕鼓車。林少穎曰：華歆擲金，不若管甯揮鋤而不顧，以是爲二帝之優劣。

陋哉斯言。人主之道在於罷貢獻。絕貪求。爲天下後世法。孝文之慮遠矣。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。果如此說。則箕子之歎象箸。召公之戒旅獒。其私憂過計也邪。且夫千里之駿。而以駕鼓車。亦非物理。人情之正。固不若卻之爲愈也。

漢武老且死。意欲立昭帝。而憂其子少母壯。或至於亂也。遂殺鉞弋夫人。時暴風揚塵。百姓感傷。蓋爲其違天理而拂人情耳。顧乃矜語左右。自以爲明。史臣又曰。諸爲武帝生子者。無男女。其母無不譴死。豈可謂非賢聖哉。昭然遠見。爲後世計慮。固非淺聞。愚儒之所及。傭夫曰。漢武於是爲不道矣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。君子不爲。無罪而殺人。無時可也。況以逆料未必然之事。而殺其所親乎。彼誠以爲治亂由人。自當別有所處。不然。付之定數。一女子何與焉。母子天倫也。立其子必殺其母。是母乃子之賊。而子乃母之累也。其爲戾不已甚乎。鉞弋之事。借使行一時之權。而曰凡生子者皆譴死。然則後宮誰敢舉子者。匹夫之爲其家慮。猶君之爲其國慮也。使天下之人。皆如武帝之用心。殺人其可勝計。而親戚之間。豈復有恩義哉。故夫武帝之安其後者。乃所以絕其後。非惟不仁。抑亦不智矣。末流於元魏之世。遂以此爲定制。椒庭憂恐。皆祈祝不願生冢嫡。有輒相勸爲自安計。讀之令人慘然。此固凶毒殘酷之所爲。殆禽獸之所不忍。而帝自以爲明。史臣又從而贊譽之。何其怪也。葉永嘉曰。漢武一生顛倒。臨終一節。卻事事做得是。嗚呼。立昭帝。託霍光。是矣。鉞弋之誅。安得爲是。高祖晚年。使周勃爲太尉。而屬之以安劉氏。顧孝惠暗弱。而呂氏強暴。意亦憂其身後之變矣。然卒不殺后。而議者不以爲過焉。則亦其情有所不能安。而理有不得不

然者。孰謂武帝此舉可爲法哉。

東坡曰。漢武無道。了不足觀。惟踞廁見衛青。不冠不見汲黯。爲可取。青。奴材。雅宜舐痔。正應踞廁見之。蘇子於是失言矣。豈有天子見大將軍而可踞廁者乎。奴材在彼。君臣之禮不容廢也。

汲黯出守淮陽。過大行李。息論張湯奸邪。必敗狀。勸息言之。息畏湯不敢也。後湯果敗。武帝聞黯與息言。乃抵息罪。嗚呼。黯在朝廷。面攻湯惡者屢矣。帝不能從。至於疎斥。雖因此增秩。而七年不復召。竟死於郡。豈真能重黯者。而顧追恨李息邪。

漢武時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。尙帝女夷安公主。隆慮主病。因以金千斤。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。上許之。隆慮主卒。昭平君日驕。醉殺主傅。廷尉請論死。左右皆以許贖爲言。上垂涕曰。法令者。先帝所造也。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。吾何面目入高廟乎。乃可其奏。東方朔上壽。以爲誅不擇骨肉。此五帝三王所難也。傭夫曰。武帝之守法是矣。而所以致其死者。誰之過歟。夫貴戚之子。制之獨懼其違也。而又許以不死。彼何憚而不爲哉。使當主請之時。卽以高帝法語之。將不至於此矣。利一時之貲。而貽後日之悔。知守法於其終。而不知防患於其始。武帝之志荒矣。